

夏日兴北路

金春妙

最炎热的日子里,兴北路通往林垟街的石板路面蒸腾着热气,赤脚在路上走,脚板就像烤鱿鱼咝咝作响。循着有杂草的地方跳着走,那草也是烫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一切活物都被热晕了,狗吐着舌头,吭哧吭哧,猫躲在树荫下似睡非睡,扁舌根的、无事生非的、切切嚓嚓的闲人都闭上了嘴巴。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路口的竹椅上,与炎热斗争,嘴角涎水滴到手上,几只苍蝇嗡嗡萦绕那团涎水。他们混沌着,手里驱赶蚊蝇的蒲扇掉在地上都不晓得。收音机里的板鼓敲得震天响,唱词先生正演绎到薛仁贵征西的精彩部分,可他们陷入光怪陆离的梦境,错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

桥头棒冰厂此刻人气最旺。每到夏季,棒冰厂的冷饮柜发出轰隆隆的欢叫声。来购买棒冰的人络绎不绝,以孩子居多,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提着一个热水瓶,热水瓶里装着棉絮包裹的棒冰,一路飞奔回家。大一点的孩子背着一个四方方的木箱来,他们探头探脑在冰柜里检阅赤豆棒冰、鸡蛋棒冰、奶油棒冰、冰砖,颇有后宫选妃的架势,指挥女店员把手中的棒冰放入四方箱的棉垫中,然后敲着箱子喊一声:“冰棒喇,清凉可口的冰棒喇。”少年的营生就此开张。

下午两三点左右,在大人身边蜷缩睡觉已久的孩童,悄悄离开了床板,出来时,手里多了两个白色塑料壶。小镇酒坊极盛,白色塑料壶是盛酒容器,倒空了的塑料壶浮力极好,成了简易救生圈,人趴在壶上漂浮着,舒适又省力。夏季赐予孩童最大的快乐,就是不失时机地跳入塘河。驶过河面的各类船只此时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时候整个小镇



的水埠头、桥头、窗户和门口,都有可能有个男孩或女孩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河水中。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西瓜皮、大荷叶,去抓住来往船只的船舷,乘风破浪,待船夫作势要打他们时,又哄笑着而去。如果不幸被母亲发现,倏忽潜入水底,一会儿就不知所踪,任凭母亲们喊破喉咙。

太阳偏西,许多人家端盆拎桶,一趟趟从家里弄出水来,将水哗哗地泼在道坦上,给大地降温。他们搬出桌椅,把道坦变成露天食堂。大人孩子坐在路边,看着晚归的人们或扛着锄头或挑着簸箕或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爱管闲事的老妇人经过一下午的休整活过来了,她手摇蒲团扇,在道坦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什么菜呀?她问。没什么好吃的,炒螺蛳、红烧胖头鱼。主妇答。螺蛳河里耙的,胖头鱼河里捉的,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老妇人就说,这还没什么好吃的呢,红烧胖头鱼不好吃?她伸手捞了一块放在嘴

包青粉

林娜

青色,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浪漫,画画常用的一种青是介于靛蓝和草绿中间的一种冷色调,天青色等烟雨,顶级汝窑瓷的天青色,须得烟雨天出窑。也有的地方认为标准的青色是靛青色。而我在听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认为青色就是黑色,唯有黑才能盖过一切颜色。这是源于我的少年经历:包青粉。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何为青粉,为何包青粉,为谁包青粉。当你路过八角桥十字路口,还可以看到东北角一幢楼上残留着“瑞安县五金公司”七个大字。说明这幢楼过去是五交化公司的营业场所。而往东走一点,南面的铺面房还可以看见残留的“瑞安市五交化公司”的字样。瑞安市五交化公司过去跟瑞安百货公司一样,是瑞安几大公司之一,经营范围囊括五金、交电和化工。八角桥东北口的这幢楼,过去经营五交化公司的化工部分,大家都叫它染(颜)料店,一进去总能闻见各种各样化工原料的气味。而我就和一个同学,还有几个差不多大的学生在后面包青粉。我们都是五交化公司职工的孩子,我们趁着寒假来打工,为筹措下学期开学的学费。

所谓青粉,就是黑色的染料粉。过去家家户户的衣服,都是大孩子穿了给小孩子穿,或者大人的衣服穿旧了改给孩子穿。布票不够买了本色的土布,还有化肥袋子改成裤子给孩子穿,都要染色。能盖住一切颜色,包括化肥袋子上字的颜色,非黑色莫属。所以每年冬天,尤其是春节前,

家家户户都要支起一口大锅,从染料店买一两包青粉,自己在家染衣服。

正式店员不够,包青粉属于轻巧的活,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细心,让家属孩子来干很合适,正好孩子们也赚点学费。刚开始的工资是每天六毛,后来几年,我们都长大了,工资也涨到了八毛一天。这个工钱,我们看不见摸不到,是直接发到家长的手里,而家长总是以交学费的借口全盘没收。

包青粉,看似轻巧,其实是技术活。为了能做一个合格的包青粉者,我先在家里拿泥沙练习了很久。那时候,一包青粉卖五毛钱,我们先把白纸裁成四方形小纸条,两张纸条交叉,铺满桌子。这时候真是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吹飞了小纸条。然后有一个大孩子或者成人家属称出一定分量的青粉,按照计算好的五毛钱一包的分量,像中药铺分中药一样,均匀地一堆堆倒在白纸条上。每包的份量要差不多,包好了不能漏粉。因为一包包堆在盒子里拿到前面去卖,店员都是随手丢给顾客的。而且还要包得干净漂亮,若手指头不小心沾到青粉,包好后白纸上脏兮兮的,别说顾客不要,店员生气,我们自己也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小心翼翼翘着兰花指。而我属于手笨的人,在家不知道用泥沙练习了多少次才过关。这也为以后工钱从六毛一天涨到八毛一天打下了申请的理由。

别看都是小孩,也很有心眼,每次青粉称出来分在一桌面的小白纸上,要包好久。我们都没有手表,快到中午的时候饥

里,又摇着蒲团扇到别桌去了。

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开吃,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湿哒哒回来了,大腿上还淌着血水。恼怒的父亲问去哪儿了?游泳呗。父亲瞪着儿子发育中的身体,又在哪里跳水?儿子说,桥墩上。父亲的眼珠子瞪得像铜铃,让你不要跳水还要跳,你找死啊。父亲在餐桌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左邻右舍端着饭碗围过来。一些声音语重心长,一些声音愤怒尖锐,一些声音不知所云,一些声音甚是恐怖,它们不可避免交织在一起,喧嚣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这种声音,更多的人往这边奔走过来。炎热的夏季在夜晚便找到了它的生机。

夜幕降临。该是男人们出场了,他们抬着各式各样的床出现。道坦上很快出现长床阵。床与床相连,延伸到好远。有的地方几乎是路有多远,长床阵就能摆多远,路拐弯了,床阵亦顺势而拐。在所有床铺中,最常见是竹床板。竹床凉爽润肤,比之木板,易冲洗易晾干,又不易腐烂,故更为兴北路人青睐。用久了的竹床渐渐由绿变黄再变成深红色,红得越深越冰凉。待天黑尽,竹床板上躺着横七竖八的人,他们摇着蒲扇,遥望星空,讲起牛郎织女的故事。

时代的车轮从兴北路碾过,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河岸修整齐全,装了不锈钢安全栏。近年,归国华侨出资建了水上廊亭,每至夜晚,廊亭灯光璀璨夺目,映衬得河面流光溢彩,变幻出美轮美奂的湖景,对此我感到满心欢喜。但有时心里难免惆怅,充满世俗风情的兴北路再也见不到,孩童的叫卖声,冰棒喇,湮没时光深处,古典一词从胸中滑落。

李浙平

剪报



退休后,闲的时间多了,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也颇能为生活增添乐趣,如剪报。

自从在报纸上发表写写画画的作品后,我将刊有拙文小画的那期报纸留着。日积月累,竟有厚厚一叠,存放查找就成了问题。母亲说:还是剪报好保留。

母亲有剪报的习惯,将平时看过的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剪贴成册,偶尔翻阅。也时常将剪报册子让我看,向我介绍这些文章中的内容。我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春节期间,在别人忙碌于走亲访友时,我独处寓室,取出自2010年以来的瑞安日报、今日黄岩报、省政协联谊报,按年份日期的顺序整理后,将其中刊登的作品剪下,有方块、长条、大小不一。虽然剪报一事,看似简单,做起来颇为麻烦。但在剪报过程中,重读一遍旧作,引出一二片段的回忆,也很舒心。

我少年时,因为爱画,就想要一本画册。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书店里画册很少。但《人民画报》和《人民日报》上常有绘画作品刊登,作品的主题都是反映工农兵的。那时候,母亲的单位订有这两种报刊,我常去看,渐渐就喜欢上这些或彩色或黑白的插图。那时候人们对于公物的意识特别强,即便是报纸、杂志,也只能在单位里看,不可以带回家。否则,就会以侵占公物论,要在大会上作检讨。所以,单位里过期的报刊,在办公室角落堆成小山,到年终时,送废品站收购。我见这些旧报刊上的画很好看,就瞒着母亲,问单位里的叔叔们能不能让我剪下来。有的叔叔回答是不允许。也有些叔叔知道我喜画,就说这些旧报纸反正要被收购拉去打浆,让我剪去学习,也是废物利用。但旧的《人民画报》,是不被允许剪。所以我剪下的图片,都是黑白印刷的。有一次,我正在认真地剪报,路过的领导叔叔见到,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后来,母亲到邮局给我们订了《工农兵画报》。我短暂的剪报生涯就结束了。

剪报得到的图片,被我贴在16开的旧

纸上,装订成册。我做完作业,就剪剪报,也会照着临摹,对于人物画练习上,获益不少。

剪报中的画,至今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幅是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中国画。小学音乐老师教过这首歌,所以对这幅画特别喜欢。画面上位白胡须老者,拉着二胡,一脸悦容,反映了人民对于新社会幸福生活的赞美。但现在网上找不到这幅画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吧。我很想再找到这幅画的资料。

另外一幅也是中国画,题目叫《夺钢前哨》,画中人物是三位炼钢工人。这幅画的构图、人物神态和动作,符合当时人物画审美的要求,画的主题反映了钢铁工人干劲上的热情与干劲。我曾照着其中主要炼钢工人的头部形象,画过一幅素描。很多年以后,母亲和二哥去黄岩探亲,遇到亲戚王啟禄先生。他是画家,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退休前是鞍山市群众艺术馆研究员,退休后回黄岩定居。那次见面,他将出版的画册送给我母亲。母亲又将画册给我作参考学习用。画册的书名《王啟禄中国画选》,方增先题字,便知画册的艺术含量。在翻看画册时,看到了《夺钢前哨》的彩图,心中竟有了一种莫名的喜悦,便对母亲说起小时候剪报剪到这幅画的事,又说起当时为了剪报被训斥的事。母亲淡然一笑,我竟忘记了。

当年那些剪报册子呢?是丢了么?还是也进了废品站?早已不记得了。如今,看报纸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手机阅读已成大势。如此,今后还会有人去剪报吗?但我想,难道只是一个数量下降的现象吗?而不是生活中一种有诗意的阅读趣味在离开吗?这又让我无端想起汪曾祺先生的感慨: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我觉在剪报过程中,也产生过类似的想法。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实施立德树人工程 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宣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